

【中世紀】

遊若離是被矇著眼帶到這裡的，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而周遭除了蟲鳴鳥叫以外聽不見任何屬於人類的聲音。

他不怕黑，也不害怕被作為神的新娘被扔在這裡。

他不怕的。

「……有點餓了……神明什麼時候會把我帶走呢……」

大人們都說只要把新娘放在神明的祭壇裡，神明就會將新娘帶到自己的住所，新娘就可以跟神明大人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是神明大人忘記了嗎？

那他唱個歌呼喚神明大人吧。

清脆的歌聲迴盪在空氣中，聽起來沒有什麼回音，或許他所處的這個空間並不大。他的手腳都被繩索綑綁，一點都沒有掙扎的空間。

他是知道的。

他一直都是知道的。

根本沒有新娘子這個傳說。

根本沒有幸福快樂的生活。

他一點都不想要被關在這裡。

他一點都不想要成為新娘子。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可以——

碰！磅！

劇烈的聲響從他分不清的方向傳來，歌聲戛然而止，瞬間的驚叫也嚥回了喉間。

似乎有什麼人正在破門而入。

是誰？

什麼人？

誰能救救我？

「好痛！」

他的皮膚感覺到了毛茸茸的觸感，頭髮也傳來了被拉扯的痛覺。但與此同時，他也感覺到手腳跟眼睛的束縛逐漸鬆綁。

他靜了下來等到矇眼布落下，手腳的繩索也同時斷裂。

「你們怎麼在這裡……」他沒想到平常在森林裡的動物們此時會來搭救自己，還沒搞清楚狀況目光便落在被撞開的門。

他眼神放空地站起身，接著頭也不回的逃出這個地方。

這裡是哪裡？
我能去哪裡？

沒關係。
不要怕。

我離開那裡了。
我不會有事了。

腳下傳來一股阻力，卻沒有跌倒的疼痛，而是摔近了某個溫暖柔軟的東西上，伴隨著令人安心的青草味。

遊若離睜眼抬頭，銳利的金色雙眸在黑暗中特別顯眼。

然而比起害怕，他更覺得安心，整個身體都被溫柔的氣息包覆。

真的是神明大人嗎？

如果是的話……他也會有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大、人……」

意識逐漸遠離，遊若離逐漸陷入沉睡。

【黑豹&黑兔】

「冉、你不覺得我們的布料……差的有點多嗎？」皮料的服裝有點悶熱，但裸露的地方還是相對來得多。而眼前的睦冉則是穿著西裝，明明應該是正式的服裝，看起來卻帶著野性。

遊若離就連一眼都不敢多看，更不用說脖子上那特別突兀的紫色頸圈。

「會冷嗎？」

「唔……是有一點……」

熱度貼上手腕，緊接著是一股拉力，青草的香氣頓時濃厚起來，耳邊傳來屬於睦冉的氣息，原本還有些冰涼的肌膚頓時躁熱起來。

「這樣有好一點嗎？」

「不、不用這樣……」

另一股熱度透過布料從後腰傳來，尾巴被纏上的觸感讓他的身體忍不住輕顫。正當他想要退縮的時候，已經被環住了腰無法逃離。

遊若離的眼裡全是紫色，他無法思考地垂下眼睫，吻上那如同黑豹那般閃爍光芒的金。

有點冰。

他需要再多一點溫暖。

【IF路線】

「江大娘，我怎麼現在才見著妳這裡有個清秀的小伙？」

「你喜歡？送你便是，你那兒不都是好男色的客人嗎？」

「這可不行，商人可要有原則，過幾日我便帶銀子來接走這小伙。」

遊似幽知道自己逃不出這一切，拽著自己的手毫無溫度，帶著自己從一個牢籠到另一個牢籠，這樣的生活從來不會變。

他懂得。

吞吐的腥臭跟晃動的身體，被填滿的永遠只有空虛。

他從未看清每一個進入他的男人的長相。

直到那一日——

他不記得那個男人說了些什麼，但掐上脖頸的疼痛拉回他的神識，無神的眼再次因為恐懼而照出微弱光芒。

那人眼裡全是慾望，似乎正沉迷於這般會奪人性命的舉止。

「真的變緊了……哈哈、那些話說的是真的，爽……再用力會不會再緊一些……」

雖然不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樣的表情，但絕對稱不上好看，就連視線也逐漸模糊，能夠吸入的空氣減少。

明明都對人生沒有希望了，這個時候卻還是不想死呢。
會不會就這麼剛好，有個路過的俠客來救救他呢？

呵。
別傻了，遊似幽。

你該知道根本不會有人來救你的。

能靠的只有自己。

沙啞的慘叫伴隨桌椅的碰撞聲傳入耳中，腥臭的鐵銹味佔滿鼻腔。
那是遊似幽第一次能夠毫無阻礙的走到門口，高掛的滿月皎潔無瑕，蟲鳴鳥叫與身後的酒肉歡笑完全是不同世界。

黏膩的手將披散的長髮梳上，他緩慢的消失在眾人眼前，至此再也無人見過他的身影。

【鮫人】(人魚paro)

「你聽說過嗎？據說那鬼谷林深處有鮫人。」
「你傻不成？鮫人不都在海裡嗎？」
「喂！你說誰傻？這鮫人只要在水裡便能活，鬼谷林裡也是有溪水瀑布的！」

陸冉偶然在街上聽見了婦人們的八卦閒話，可鬼谷林可不是一般市井小民能隨意出入之地，雖謠傳林中聚有魑魅魍魎，然全僅止於謠傳。

——本該如此。

「哎！你把牠壓好！別讓牠出水！」
「你倒是快些把牠綁緊！」
「別催！我這不是在快了嗎？」

身在鬼谷林的睦冉聽見了明顯不對勁的對話，原本就不甚好看的表情又垮下幾分，立刻邁步朝著溪水聲靠近。

可當他一出樹林，他便看見了那傳說中的鮫人。

數名身上配有武器，貌似習武之人的男子正聚集在溪邊，其中一人使勁將鮫人的腦袋往水裡按，另一人則是拿著麻繩網綁鮫人的身體，第三人則趁機取刀放血。

雖沒真正見過精怪，但生性善良的睦冉也無法如此眼睜睜看著那鮫人受到如此對待。不想引起騷動與爭鬥的他立刻箭步上前朝著幾人身上點穴使之昏迷，取小刀割斷鮫人身上的麻繩。獲得自由的鮫人立刻掙扎的想回到溪水裡，但身上的傷碰到水卻疼的刺骨，只能眼神驚慌地看著身後的睦冉。

「你、你別勉強……」
「——！」

鮫人使力甩動尾巴打開睦冉的手，一人一妖僵持著距離。

「你有什麼打算，老實招來。」
「……你受傷了……得治……我無意傷害你……」

睦冉頓時有些暈眩，似乎有什麼被奪去了，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嘴。

「你是何人？是因為鮫人的傳聞而來嗎？」
「只是湊巧到這林子……沒想到會遇見鮫人……」

「……你可知道鮫人的鱗片與血肉可入藥，淚能成珠？」
「我沒有這麼做的打算，這會讓你傷得更重……」

「……過來吧，人類，放下武器。」

他無法控制的放下武器踏出腳步，緩緩在那鮫人面前蹲下，任由對方伸出手捧上自己的雙頰。

「別怕，鮫人的聲音有控制人類的力量，我現在便予你自由。」

唇瓣的溫度有些涼，有什麼東西順著相貼的唇渡了進來，方才的暈眩感瞬間消散，就連身體也能行動自如。睦冉想伸手推開，但鮫人卻昏了過去，留下一臉錯愕的睦冉。

等到遊若離醒來，他發現自己正泡在味道有些好聞的水裡，水面上還飄著些許花葉，似是藥浴，沒有泡到藥浴的傷已被包紮妥當。

「那個人類……看來是個憨厚老實之人？」至少那些對他予取予求的人類從未給他治療過身體一分一毫。

尾巴擺動，水聲漸響，一道腳步聲隨即快速逼近，麻布製成的布簾從外頭被掀開。

「……怎麼這般慌張？」

「我擔心你沉進水裡……」

「可鮫人本就生活在水裡……？」

「……。」

看著對方恍然大悟的神情，遊若離忍不住笑出聲，伸手攀在浴盆邊。

「幫我準備一套衣裳吧，要褲裝的。」

「……好。」

他看出了那人眼裡雖然困惑，卻沒有任何拒絕的轉身離去。遊若離在體內運氣調和，興許是因為藥浴的關係，身體的疼痛早已好上許多，轉換成人類雙腿也毫不費力。帶著傷疤的雙腿緩緩踏出，睡上好覺的身體特別輕盈。

相同的腳步聲再度接近，遊若離側過身看著將衣服送來的青年，對方手中的黑紫色衣裳倒是他的尾巴有些相似。

青年方才進來的視線與木桶等高，約在自己的腰際處，但不到一秒便立刻轉開，伸手將衣裳遞到自己面前。

「你的名字是？」

「……睦玄殷。」

「那你喚我似幽吧，遊似幽。」

【無愛IF】

「若離哥哥怎麼會就這樣死了呢……」

「鹿兒該有多難過……」

「可最難過的——」

少女們望著布莊中麻木工作的睦冉，紛紛不再說話。

睦冉眼裡的金從那一日變得黯淡，不再如同遊若離說的夜中明月，而這一切沈墨清自然都看在眼裡。他知道遊若離對睦冉並非愛慕之情，即便得知睦冉心悅於對方也不曾盲目支持，畢竟強摘的果子不甜，非你情我願的感情也不會長久。

他本想著這兩人的關係或許就會維持這樣，但他怎麼樣也沒想過遊若離居然會因為意外而死，直接破壞這微妙的平衡，一時之間也說不出什麼話來。那個總有些過度保護的表兄肯定是愧疚且傷心的，才會選擇用工作麻痺自己，為了不讓自己再去思考遊若離的事情。

一切本該是這樣的。

直到他看見那應是出自於遊若離之手的刺繡，他才開始對自己的想法起了疑心。睦冉在沈墨清的眼裡一直都是忠厚老實、不喜鬥爭且努力認真之人。

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對於睦冉做出如此傻事而感到震撼。

屋中的遊若離穿著華美的衣裳，柔順黑髮披散在肩上，襯托著名貴的髮簪。眼前看似絕美的畫面都被腳鐐的聲響盡數摧毀。

這可不是什麼捧在心上疼愛的嬌妻，而是被關在籠裡的雀鳥。

「墨清兄？你怎麼會在這？」

「這話該是我問的……是表兄做的嗎？」

「你快走吧，別被阿冉發現你了。」

「若離兄，你不逃嗎？」

「我是逃不了的，我一直都知道，我習慣了……」遊若離的笑雖輕卻真摯，垂下的眼睫遮蔽著眼裡的光，「而且想必墨清兄也知道，唯有我繼續待在阿冉身邊，才是最好的結果。」

沈墨清確實知道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兩家的關係，他沒有辦法因為遊若離造成睦家跟沈家決裂。

「表兄是固執之人，這日子興許得過上一輩子。」

「無妨，我是睦家撿回來的，本就願意為睦家奉獻一生。」

「若離兄……」

「你快走吧，我會好好活著，也會看好阿冉……墨清兄就照往常那般生活吧。阿冉沒有你聰明，不會發現你察覺到異狀的。」

愧疚的心緒攀上心頭。

沈墨清知道只能這樣了。

【孩子】(一方幼化路線)

遊若離對眼前這與睦冉如出一轍的孩子感到驚喜萬分，不如說眼前的孩子或許就是——

「阿冉？」

「……。」

孩子的點頭告訴他答案。

他始終對孩童沒有抵抗力，忍不住對著眼前的人笑開了花，一把將孩子抱進懷裡。

但或許是不習慣，懷裡的人顯然有些混亂，略黑的膚色透出了紅潤，可愛的模樣讓遊若離臉上的笑意更深。

「雖然不知道怎麼會這樣，但今天就讓我顧著你吧。」他將睦冉放在自己的腿上，動作規律的輕撫孩子的頭，「別慌，我不會傷害你。」

睦冉總是很乖巧，也不哭不鬧，老實的令人不禁想要多疼愛一些。

所以當他看見懷裡的孩子在自己懷裡睡著時，忍不住稍微收緊了些許力道。

「只要你願意，我也會護你一生。」

睦冉現在這般模樣無法工作，所以幾乎所有的事務都得由他接手。但也因為睦冉跟他平時都埋首工作，即便現在要單打獨鬥也不至於被工作埋沒。

他將睦冉抱進自己的寢房後便忙碌起來。

「料子全搬進倉庫，按照材質區分。這些是等會兒要送到染坊的料子，要染的色已經標在上頭了。蘇大娘，這是阿冉昨日畫好的圖樣，可要麻煩繡娘們了。」

將工作全數吩咐下去後，他的腳邊突然感受到一股力道，低頭立刻就跟那雙金色的眸子對上了眼。

「睡醒了？怎麼了？」他彎腰將睡醒的孩子抱起，伸手理順微翹的黑色髮絲。

下個瞬間，柔軟的唇點上了頰，是熟悉又陌生的觸感。

「怎麼開始撒起嬌來了？」遊若離毫不在意的同樣往孩子的臉落下一吻。
看著睦冉雙手掩面往自己頸窩埋的模樣，又忍不住笑出聲來。

「……喜歡。」

「……嗯，我也喜歡。」

不管怎麼樣的你都喜歡。

【保養】(現 臥)

台灣是個潮濕的國家，尤其是台北幾乎是全年有雨，只有冬天的時候才会有短時間的乾燥氣候。

但也因為如此，只要到了冬季，皮膚的保養絕對不能馬虎。由於遊若離經常會擔任睦冉的模特兒，他便特別在意膚況，只希望自己能用最最好的狀態穿上對方製作的衣服。

不過這幾天寒流來襲，冷得他在家總是穿著長袖長褲，就算家中鋪著地毯，他也得穿著襪子跟毛絨絨拖鞋——黑色兔耳款式的。

洗完澡的他坐在矮桌前，臉色糾結的看著自己的保養品們。

「怎麼了？」跟著洗好澡的睦冉眨眨眼，接著坐到對方身旁。
「該保養了……可是這天氣抹保養品好冰好冷……」

總是皺著眉頭的臉沉思幾秒，最後伸手拿起遊若離的保養品，轉開瓶蓋將液體倒在掌心搓揉幾秒後，輕輕的抹上戀人的臉。

「還會冰嗎？」
「……不會了，我很喜歡。」

遊若離隨即漾起笑，乖順的任由睦冉替自己上保養品。

製衣的手雖然有些粗糙，輕觸著臉頰的力道卻相當溫柔，暖得讓他有些熱。

只要有睦冉在，再冷他也不怕。

【碰觸】(中世紀)

「我曾經以為你討厭我。」
「大人！我沒有這麼想過！您……您為什麼會這麼認為？」

遊若離自認自己從來沒有對睦冉有任何不滿之情，他自始至終都敬仰著眼前的神明。

「……因為你不再碰觸我。」
「……咦？」

遊若離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是這個原因，黑色的眸愣愣地眨了幾下，隨後慌亂的開口解釋。

「那，那是因為……年紀也不小了，而且我也想要向祭司們學習……」

剛來到這神殿的時候，還不熟悉環境的他只能跟著最讓他放心的睦冉。不管是牽著那雙大掌，或是窩在對方懷裡，都是如此溫暖與放鬆。

彷彿這世界再也不會有人能傷害他，他再也不會被關在那狹小的黑暗中。

「但你不是祭司，不用做到那樣也沒關係。」伸手撫過柔順的黑髮，如同他看著遊若離逐漸成長那樣，髮絲也是隨著時間增長，至今已經及腰，「但你願意這麼做，我很高興。」

「我從以前就很敬仰大人，真的！以前真的很喜歡……」

「以前？那現在呢？」

「現在……現在是……」臉上的熱度逐漸攀升，遊若離的視線忍不住望向睦冉的薄唇，隨後羞紅著臉低下腦袋。

「現在……是愛著大人……」

【珍視】(中世紀)

「神母大人，天池來了訪客。」祭司探頭進入圖書室，為了不打擾裡頭正在紀錄的遊若離而放低音量。

「謝謝你，我這就去迎接，等等可以幫我把之前準備的甜食送到天池嗎？」

「是，我這就去準備。」

「今天的信徒不多，這時候大人應該已經結束聽取信徒禱告了……阿豹我們走吧。」

遊若離輕撫著趴臥在自己身邊的黑豹，隨後闔上書本起身前往睦冉的所在處。他走在迴廊，越過轉角的瞬間便對上那雙金色的眸。

「大人，祭司們說有訪客到天池，我想應該是人魚們，您也要過去嗎？我剛才先請祭司幫我送甜點過去了。」

「你先去吧，我等等就過去。」睦冉一手摟上遊若離的腰，另一手拉起對方的手，親吻掌心，而後者也只是柔聲低笑。

「好，那我就先去天池了，我在那裡等您。」

望著遊若離的背影，睦冉邁開腳步來到那面刻有名字的石板前，思緒隨著上頭一個個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逐漸遠去。

直到腦中響起遊若離的聲音跟笑容，他才逐漸回過神，轉身前往天池。

少女們嘻笑的聲音傳來，伴隨著些許的細碎碰撞聲與水聲。波光粼粼的水面照耀著遊若離的側臉，配戴著各種飾品的模樣更加惹人憐愛。

「啊，大人！」注意到重要之人的身影，遊若離立刻起身走到睦冉身前，「人魚們今天又帶來不少飾品，我想先拿回房裡收好。點心跟茶都已經準備好了，您要吃一點嗎？」

「等等再吃，我跟你一起回去。」

「好的，大人。」

再次牽起戀人的手，帶著對方一同走回臥室，迴廊依舊無人且寧靜。

睦冉並不是介意肢體接觸的人，不如說他很享受遊若離的碰觸，也享受碰觸對方的感覺。

「若離。」

「是？」

他大手一撈將珍視之人摟進懷中，充滿愛意的吻從額頭來到眼瞼，最終停在掌心。

「謝謝你來到我身邊。」

【血】(吸血鬼)

遊若離身為吸血鬼，從未想過自己會跟神父以及教會如此接近。

他總以為自己是因為混血加上能力貧弱才會對這些神聖的力量沒有太大的排斥反應。

沒想到他卻對聖職者的血液如此著迷，這可不是會發生在吸血鬼身上的事情。

「唔、睦冉……昨天睡得好嗎……？」

「嗯，多虧了你。」

睦冉身上總是散發著誘人的香氣，對遊若離來說那是擁有聖血之人的證明。

每當對方靠近，吸血的慾望便會蠢蠢欲動，只怕會控制不住自己。

直到睦冉告訴他有關聖血的詛咒，以及吸血能夠讓他入眠，他才逐漸的放下抗拒。

「那我要咬囉……」

「嗯，別在意，咬吧。」

他每晚都會在睡前吸吮睦冉的血，讓對方能好好的睡上一覺。

望著那雙鏡片後的金眸，他低頭咬上黝黑的脖頸。

鮮甜可口的溫暖滑過喉嚨，他在心裡默念數秒便鬆了口，輕舔著溢出的血。

扣上腰部的大手讓他難以掙脫，遊若離有些慌亂的抬首，少了鏡片的金眸此時正盯著他。

「等、我的牙……」

「沒關係。」

覆上的唇封住了他還沒說完的話。

【模特】(現趴)

『拍攝結束了嗎？拍得如何？』

『結束了！拍得很順利，只是有點冷。』

『我等等就到。』

遊若離看著五分鐘前的訊息，才剛踏出攝影棚就與睦冉碰頭，還沒開口就被一件尺寸寬大的大衣包覆。

「還冷嗎？」

「有你就不冷了。」

空著的手立刻被牽上，溫暖的觸感從掌心傳來，遊若離坐上睦冉的車一起回家。

「聽說你今天得到一件旗袍？」

「你怎麼知道？我IG上沒有發旗袍的照片耶。」

遊若離張大眼，不知道對方是如何得到這個消息的，但很快就把這個問題拋在腦後，提起手裡的紙袋。

「要看看嗎？開高衩的。」

「……好。」

忍不住低頭吻上臉頰，目送戀人進房間更衣。

雖然遊若離幾乎可以說是他的專屬模特，但對方如果接到其他感興趣的拍攝邀約，睦冉也不會阻止，畢竟有時候能得到一些好處。

例如現在。

「冉，你覺得怎麼樣？」順著聲音望去，若不是睦冉本身沒有太多表情，或許他會露出不太好看的样子。

「嗯，好看。」他立刻起身走到愛人面前，視線忍不住被胸前的開口吸引。

「今天的攝影很有自己的堅持呢，明明我的體毛不多，拍照也看不見，但他還是要求我把腿毛刮掉……你看，超級乾淨，你要摸摸看嗎？」

遊若離一手稍微拉開旗袍的衣擺，另一手扶著陸冉的肩，為了讓對方能看清而抬起右腿。

「嗯。」

陸冉立刻摟上遊若離的及腰，扣住那抬起的右腿，不給任何反應的機會便將粉嫩的唇封住。

他挺喜歡這些好處的。

【求婚】(現趴)

難得的休假日，兩人站在IKEA餐廳入口討論著今天的午餐。

「阿冉，你想吃什麼？」

「蔬菜吧。」

「那.....溫烤蔬菜？還有蔬菜丸！」

「嗯。」

兩個人推著裝有餐盤的推車，陸冉從頭到尾都得彎腰才能看見透明櫃裡的食物，逗得遊若離忍不住笑出聲，主動替對方將食物一一點上，最後放上喜歡的甜食。

找個空位坐下，遊若離很快便插起盤裡的蔬菜，湊到陸冉嘴邊，笑得眯起了眼。

這不是他挑食，只是對方不愛吃肉才將菜遞過去而已。

「烤蔬菜怎麼樣？」

「好吃。」

望著對方滿足的樣子，遊若離趁機張口偷走陸冉叉上的番茄。

為了經營服裝品牌，兩個人總是很忙碌，能夠一起放鬆休息的時間並不充裕，所以遊若離一直很享受跟陸冉相處的時刻，也想讓對方能多感受到自己的感情。

他從陸冉身上得到的幫助跟支持太多了，即便他能做到的不多，但至少這份愛他想要毫無保留的全給出去。

「嗯，真的好吃。」

基於家世跟身為設計者的身分，陸冉對於吃穿用度相當講究，不過陪著喜歡的人來逛逛平價家具店這個要求他可不會拒絕。

不如說光是看著遊若離開心的樣子就足以讓他心滿意足。

氣氛溫馨的擺設，溫暖的黃光，睦冉注意到了遊若離四處停留的目光。

「……我覺得以後我們要是結婚了，或許可以把家裡這麼弄。」

他想盡可能滿足對方的願望，盡可能的寵著、疼著——卻在對上遊若離害羞的神情才意識到自己方才都說了些什麼。

「呃……我剛剛、我剛剛說的是！」

「怎麼了？」

「結婚的那個……那是……」

「阿冉不想結婚嗎？」

他有時候會突然被遊若離堵得慌。

「當然要！不、不是，我是說……」

但他從來不會閉口不談。

「你願意嫁給我嗎？」

「好！」

就像遊若離總是會回應他一樣。

【溫暖】(現趴)

遊若離喜歡抱著枕頭窩在懶骨頭上看著睦冉工作，精壯的線條在襯衣下相當明顯，但是比起身材，更讓他著迷的還是對方認真的神情。

幸福感與溫暖在內心滿溢，遊若離忍不住打了個哈欠。

「想睡了？」

「沒有，我想再多看你一下……」

才剛說完，又忍不住打了哈欠，睦冉只好放下手裡的設計稿走到遊若離身邊蹲下，伸手輕揉髮絲。

「你先去床上睡吧，我等等就去睡。」

「雖然看著你入睡好像也不錯，但我如果不看著你，你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睡了。」

滿足的輕蹭著溫暖粗糙的大掌，腳下一滑不小心碰上了睦冉的腳背。

「腳怎麼這麼冷？」
「沒有穿襪子當然冷啦。」

下一秒，陸冉便將人直接抱起，安穩的放到床上。

「怎麼了？」遊若離困惑的眨眨雙眼，只見陸冉走至衣櫃前拉開抽屜又關上。接著安靜地邁開腳步走回他面前蹲下，動作輕柔地替他穿上保暖的毛襪。

「這樣還冷嗎？」
「真是的……我自己穿就好啦……而且進到被窩裡就不冷了。」
「那就好。」

陸冉放心的親吻髮絲跟臉頰，蓋好被子後便打算起身繼續工作，不過才一轉身就被拉住衣角。

「你不跟我一起睡嗎？」
「唔……你可以先……」

「可是我想等你。」
「那……那我馬上就好……」

「好，我等你。」

【肌膚】（現狀）

陸冉有在早晨慢跑的習慣，本來該是兩人一起的，但因為時間有些早，身邊的戀人總是起不來，只得自己一人默默地出門。

他都會在固定的時間出門，然後在回程的路上到住處附近的早餐店替遊若離買早餐。

想著對方這時間或許還沒醒，陸冉將感應器貼上電子鎖，打算先洗過澡再把人叫醒一同共用早餐，沒想到剛推開門，一抹米黃色的身影便出現在他的視線中。

「啊……阿冉你回來了……」
「嗯，怎麼這麼早就醒了。」

「突然來了一通電話就醒了……起床沒看見你就想說你是不是出去運動……」

遊若離邊打哈欠邊朝著陸冉走近，卻因為還沒清醒，腳下一絆便往對方身上撲去。

「小心！」陸冉立刻眼明手快的將人接穩，確認對方沒有摔倒後才送口氣，但眼神中依然充滿擔憂，「沒事吧？」

「沒、沒事……我醒了……」遊若離驚魂未定的抬起頭，目光卻在看見自己貼在陸冉胸口上的手便停了下來。

「……怎麼了？」

「沒有，沒什麼。」

望著視線裡帶著一層薄汗的肌膚，遊若離抬手環住脖頸順勢貼進陸冉懷中，讓後者頓時有些慌張跟混亂，不知道該不該伸手推開。

「等、我身上都是汗……我先去洗澡，你可以先吃早餐。」

「那我們一起去……」

遊若離滿足的輕蹭，絲毫沒有想放開的意思。

「這……好吧……」

陸冉妥協的點頭，這才伸手將人抱起帶進浴室。

【工作妨害】(黑道)

陸冉一直都是醒得早的人，即便在遊若離到來後工作量減少許多，甚至有時間可以安排公休日，他也依舊起的很早。

以往他醒來時遊若離都仍舊熟睡，可今天他才一翻身，就被對方給攔腰抱住。

「若、若離……？」

「嗯……？」

陸冉一向捨不推開對方，即便該是他起床的時候，他也任由愛人不斷往懷裡鑽。

「我要起床了……」

「但我不想讓你起床。」

「可是還要工——」

「就是不想讓你工作才不讓你起床啊。」

陸冉一下就被這話給堵住了嘴，看著懷裡還有些睡眼惺忪，卻笑得愉悅的愛人，一瞬間突然覺得今天就這麼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似乎也不錯。

但這樣果然還是太可惜了。

他翻身將人壓在身下，低頭封住柔軟的唇。

既然不工作，那就做別的吧。

【蛋糕】(現趴)

即便出社會後兩人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但是在彼此生日的當天，兩個人絕對會排開所有事情，只為了能與對方一起度過。

「外面好冷……還好已經沒有雨了。」遊若離一手牽著睦冉的掌，一手調整對方親手做的黑色毛帽，「阿冉真好，身體這麼溫暖，穿這麼少真的沒關係？」

「嗯，我不冷。你還會冷嗎？我把外套給你？」

「不用！你穿好！」

遊若離連忙張手把睦冉抱住，以免這個人真的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到時就算對方不冷，他看了也覺得冷。

「蛋糕都拿好了，我們趕快回家吧，家裡比較溫暖。」

「……嗯。」

垂眼輕吻戀人的額，睦冉更加牽緊遊若離的手，帶著人坐上副駕駛座。

早在幾個月前兩人便跟知名的蛋糕店下了訂單，打算在聖誕節這天一同慶祝，愛吃甜食的遊若離將蛋糕放在腿上，滿是期待的表情。

一輛車從對向與他們擦身而過，引起了遊若離的注意，他看向車窗外，最後目光落在睦冉的側臉上。

「怎麼了？」一向安全行車的睦冉依舊直視前方，只是開口詢問。

「沒什麼……應該是我看錯了。」搖搖頭，遊若離又把目光放回蛋糕上。

雖然有些塞車，但兩人還是很快地便回到公寓，遊若離一進屋就迫不及待地讓睦冉備好刀叉餐盤，自己則是拆開蛋糕的包裝。他動作俐落地拿著塑膠刀切下一塊，再用叉子挖下一口湊到對方嘴邊。

「親愛的生日快樂！快來試吃蛋糕，啊——」

「嗯。」

他一臉滿足地看得睦冉吃下叉上的蛋糕，忍不住笑得開懷。

「怎麼樣？會太甜嗎？」

「……還好。」

「那就好，那我們一起吃這塊吧。」

「嗯。」

摟著遊若離的腰一起坐下，睦冉將人圈在自己懷裡，乖巧地任由對方餵食。

對他來說光是如此就已經足夠幸福。

【新年】(現 瓊)

「若離，跨年你有計畫嗎？」

「嗯……目前沒有，怎麼了？有工作嗎？」

「不是，只是在想……要不要出去玩。」

「好啊，阿冉你想去哪？」

「你說過喜歡和菓子……那就去日本吧。」

「欸？嗯……好啊！」

日本的冬天比台灣冷上許多，有些地方甚至會下雪，因此在離開機場的瞬間，遊若離的氣息立刻染上白霧，幸好他穿得多才免於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窘況。

眼尖的睦冉立刻拉過遊若離的手放進自己的大衣外套，另一手則是拖著行李箱往前走。

而興許是今天過於早起，乘坐新幹線上時遊若離時不時的會打瞌睡，直到到站才被睦冉輕聲喚醒，一起前往今天訂的飯店。

一放下行李，遊若離便忍不住把自己往床鋪上摔，扭動著身體伸了個懶腰。

「會不會太累？要不要睡一下？」

「不要，好不容易到了怎麼可以睡！我想跟你出門走走，我去洗個臉！」

遊若離用力搖搖頭，立刻從床上跳起來拍了拍臉頰，梳洗一番後才牽著睦冉的手離開飯店四處逛。路樹上纏繞著黃色的燈串，行走時仿佛漫步在繁星下，看得他目不轉睛，走個兩步就忍不住停下來拍照。

「明明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像這樣的景色，但是想到身邊是你就覺得很開心。」臉上帶著笑，有些不好意思地用左手將髮絲勾至耳後，無名指上的銀色戒指隱約閃著光芒。

「……我也很開心。」睦冉盯著那羞澀的笑臉，即便現在身邊人來人往，他也依舊忍不住傾身吻上戀人的頰。

【吻】(中世紀)

今日神殿裡來了一名特別的天使，背上的翅膀有兩對半，其中兩對是黑色，另外半對則是白色。

那名青年臉上雖然總帶著笑，可遊若離卻能感覺到對方體內的力量有些混亂，那應該是相當不適的。

「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不會多問你什麼，畢竟會來這裡的人都是需要大人力量的。」

看著那人離去的背影，遊若離深吸口氣，啟唇哼唱悠揚的樂曲。

他的歌聲有著療傷的能力，不過這是在來到神殿一段時間後才得知的事情，加上在這裡並不會受傷，所以他極少在沒有睦冉的要求下開口唱歌。

或許是這樣的情況太過少見，等到歌聲結束，睦冉早已站在他的身邊。

「怎麼了？難得聽你唱歌。」

「沒什麼……只是希望這樣能稍微緩和那個天使體內的力量，我不想讓來訪的人在這睡不好……這可對大人的名聲不利。」

沉默數秒，睦冉低頭望著看向不遠處的愛人，隨即將人摟進懷裡，傾身吻上柔軟唇瓣。

直到懷裡的人逐漸軟了腳，顫抖的身體只能倚著自己保持平衡，他才終於停了下來，交纏的舌在分離時牽出銀色的絲線。

「唱得很好。」

「唔……謝謝大人……」

睦冉並不討厭遊若離的歌聲。

相反地，他非常喜歡。但這歌聲裡蘊含的力量越少人知道越好，這樣才能確保遊若離是安全的。

但他並不會限制對方的行動。

只要他把遊若離保護好就好。

【神母】(中世紀)

平時神殿裡若是來了特別的客人，會由祭司告知遊若離，而遊若離在收到通知後便會前往迎接。

但是今天的客人似乎過於「特別」了。

「神母大人！神殿裡闖進了幾名天使，什麼都不說便開始翻動前殿的東西，像是在找什麼！」

「我立刻過去……！」

遊若離多少能猜到知道這些天使的來意，無非就是跟前幾天來到這裡的黑羽天使有關。

只是今天睦冉正巧有事暫時離開神殿，他不可能在成人不在的這段時間出什麼差錯。而且他也沒有想要把對方交出去的意思。

越接近前殿，翅膀揮動的聲音越加明顯，在眼前變得明亮的同時，他看見好幾個純白翅膀的天使將前殿翻得一團亂，眉頭不禁緊皺起來。

「住手！」

「只要把我們要找的人交出來，我們自然會住手。」

「我不知道你們要找的人是誰，你們還是回去吧。」

「那就別怪我們把這裡掀了。」

尾音剛落，一把銀白色的飛刀便朝著遊若離射去。他下意識想要閃躲，但那武器在碰觸到自己之前便被一股力量彈開。

遊若離從未在神殿內看過如此無禮又莽撞的人，內心聖域被侵犯的畫面讓總是好脾氣的他頓時也湧上怒意。

「……都給我跪下！誰准許你們在大人的神殿裡撒野！」

伴隨著遊若離的怒吼，武器落地聲音紛紛響起，甚至有一名天使聽話地跪在地上。

「全都給我滾——」

話還沒說完，一股力道便從身後將他擁入懷，熟悉的氣味傳入鼻尖，立刻讓遊若離憤怒的情緒緩和下來，內心的緊張也被撫平。

等到他反應過來，方才的天使們已經全部睡著，紛紛摔到地面上。

「大人……！」

「你沒事吧？」

「我沒事，只是前殿被弄亂了……」

「那些都沒關係，你沒事就好，你比什麼都重要。」

只要你沒事就好。

至於其他人，他不在乎。

【女僕】（現趴）

「咦？你們要走這個主題啊？而且完整度很高……」看著眼前穿著女僕裝，甚至還上好全妝的沈墨清，遊若離眨了眨眼睛，沒想到這幾個人平常雖然愛打鬧，這時居然會這麼用心。

「當然，不過現在因為人手不夠，所以睦冉就拜託你了。」

「阿冉也要跟你們一起？我沒聽他說過……」

「大概是不好意思吧，衣服我準備好了。」

「這樣的話我單獨幫他換衣服跟化妝吧。」

聽過遊若離的描述過後，陸冉才知道自己跟對方都被沈墨清給誑了一把。

但他終究還是抵不住戀人期待的目光而換上了衣服。原本就很高大的身材因為高跟鞋更是高上許多。

「哇、阿冉變得好高……坐下來吧，我幫你化妝。」

這幾年的模特經驗讓遊若離學了一些化妝技巧。

雖然陸冉的膚色較深，但所幸臉部輪廓很深，只花了大約三十分鐘後便到了最後一個步驟——唇膏。

「上什麼顏色比較好呢……」

「若離……真的要用這個嗎？」

「嗯，畢竟墨清學長他們都這樣做了……阿冉不想嗎？」

「不、呃……對……」

眼見自家戀人有些抗拒，遊若離有些苦惱的低下腦袋看著手裡的唇膏盤，接著像是想到了什麼似地用指腹沾取唇膏往自己的唇瓣上塗抹。

「阿冉，眼睛閉起來。」

「……？」

陸冉閉眼的瞬間，一股氣息與柔軟貼上唇，讓他著實愣了一下。

在他想要伸手摟住對方的腰之前，遊若離便止住了這個吻。

「嘿嘿、這樣口紅就塗好了，你抿一下嘴唇吧。」

看著遊若離有些得意的笑容，他突然覺得畫個口紅好像也沒什麼。

【習慣】

陸冉跟著他來到這個世界已經過了幾個月，雖然身邊突然多了「異國」伴侶讓父母很難接受，但遊若離怎麼樣也不願丟下這個願意放棄一切只願愛著他的人。

「你喜歡那個人？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為人怎麼樣，你真的不是被他騙嗎？」

「我就想選擇他，你們怎麼勸我都沒有用的。」

這樣的對話幾乎已經成為日常。

「我好像一直給你添麻煩……」陸冉雖然皺著眉，卻能從語氣中聽出濃厚的歉意。
「沒事的，你在那個世界一直照顧我，現在換我照顧你了。」

牽起陸冉的手，讓那雙大掌貼在自己的臉頰上，溫暖的體溫給了他滿滿的實感。

「……我很高興你能接受原本的我。」
「……不管是怎麼樣的你我都喜歡。」

落在額上的吻輕柔的無法跟陸冉高大的身材相提並論，遊若離的內心滿足的充斥著暖意。

「呵呵、那今天我教你怎麼用洗衣機吧？可以的話也能教你怎麼用手機。啊、還有電腦！這些都是會嚇到你的東西喔！」
「我會努力的……」